





# 商周時代的師與師職試論

葉達雄

## 一、師的本義


師，甲骨文作、；<sup>1</sup>金文作自、、。<sup>2</sup>

自，即自，說文釋自說：「自，小阜也，象形。凡自之屬皆从自。」又釋師說：「師，二千五百人為師，从帀从自，自四帀衆意也。」由於說文解字的解釋不能令人滿意，所以歷來學者對於自、師的本義，提出不同的意見。

羅振玉氏認為自是古文師字，所以許慎的「自，小阜也」是錯的。<sup>3</sup>但是孫海波與李孝定二氏皆引述說文的說法，認為自的本義是小阜，而師是假借義。孫氏說：

說文：自，小阜也。是自本係小阜之形，卜辭皆假為師，訓眾。金文亦然。自本小阜，何以有師旅之意，蓋上古之世，都邑必賓附丘陵以築。章太炎嘗撰古者天子居山說，以為太上之君王，相宅度邑，必于山麓，此說雖近新奇，然證以古代地名之名丘、名川、名陵者甚多，知所說殆不盡虛。都邑所在，又即軍旅所在，友人童丕繩為余言，西歐中古之世，城邑多築於高原，名之曰堡，封君及軍衛居焉，所以周封域而禦外侮也。上古中原有洪水之患，民非高土不可居；是以都城所在，必宅於高原，是或亦一因也。自本小阜與丘陵同，古代帝王宅丘陵以配天，居師衛以鎮眾，王者之居，軍旅所守，古軍旅亦可曰自，于是自字遂含有軍旅之義，凡从自得聲受意之字，遂亦引申其衆意。<sup>4</sup>

李氏說：

按說文「自小自也，象形」，自自字並當橫看作即丘山之豎書者。自

1. 李孝定《甲骨文集釋》（十四），頁4119。史語所專刊之五十。民國五十九年十月再版。（以下簡稱《集釋》）  
徐錫臺《周原甲骨文綜述》，頁15。三秦出版社。一九八七年。
2. 周法高主編《金文詁林》卷十四上，頁7767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，一九七五年出版。（以下簡稱《詁林》）。
3. 羅說見李孝定之《甲骨文集釋》（十四），頁4121引。
4. 孫海波《釋自》，《禹貢半月刊》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，頁49-53。台灣大通書局影印。

爲小自，丘爲小山，以峯之多少別其大小也。卜辭皆段爲師，凡段借字祇緣音近，非有他故。孫氏都邑丘陵之說，殊費苦心，然實皮傳之論也。至有衆義者，實由師義所引申也。<sup>5</sup>

而郭沫若氏認爲自爲古堆字，用爲屯聚之屯。郭氏說：

「王作三自右中左」乃創見之例。自乃古堆字，然多用爲屯聚之屯。此亦當讀屯爲適。言作左中右之三營以屯聚三軍也。狩獵亦有採取三行之例，如云：『丙申卜貞：𠂔兕、左右中人三百、六月』前三、三一、二通第二五片是也。<sup>6</sup>

另外，徐中舒氏主編之甲骨文字典引申日本學者加藤常賢氏的說法，認爲𠂔本爲橫書作𠂔形，像人的臀尻。甲骨文字典載：

加藤常賢謂𠂔字本爲橫書作𠂔形，象人之臀尻。《漢字的起源》六五六頁。按加藤說近是。自既象臀尻之形，故可表人之坐臥止息及止息之處。古人行旅，止息於野必擇高起乾燥之地，故稱此類止息及其處亦爲自。《說文》即用此引申義謂：「自，小自也。」土山高原爲自，小自爲自，蓋由人體高原之處爲臀尻而連及稱之。《漢書·武帝紀》「立后土祠于汾陰之脽上。」顏注：「脽，臀也。」又云：「脽者，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。故以爲名。」段注自字條云：「典籍中自假借作𠂔，或作追，即俗之堆字。又轉爲敦、墩。」脽字條下云：「脽又作鄭，音葵。彼鄉人呼鄭如誰，轉而爲腓、臀。」可見自、脽音讀亦同。故臀尻爲自，旅途中坐臥止息及止息之處亦爲自。行旅人數以軍事征伐所集結者最爲衆多，故軍旅止息駐札之自引申爲師衆之師。<sup>7</sup>

但，白川靜氏認爲甲骨文中的𠂔是祭肉，即載肉。白川氏說：




𠂔是祭肉之形，我認爲即載的初文。從𠂔的各個字形都是作執、載、納的，這些都表示執𠂔、載𠂔、納𠂔的。因此，𠂔是象大肉臠的形狀。說文四下、肉部「載，大臠也，从肉戈聲」，所說的就是純肉的切片。詩魯頌閟宮：「享以騂犧，是饗是宜……白牡騂剛，犧尊將將，毛炰載羹，邁豆大房，萬舞洋洋」所敘述的就是用載祖祭，載肉之大，在儀禮士虞禮有「載四豆」的記載，這是大的肉，進食時與一起，故禮記曲禮上有「左穀右載」之文。<sup>8</sup>

5. 《集釋》（十四），頁4120-4121。

6. 郭沫若《殷契粹編考釋》，頁84，第五九七片。台灣大通書局影印。

7. 徐中舒主編《甲骨文字典》卷十四，頁1499-1500。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88年11月。

而張興仁氏以爲𧈧是蛇形。氏說：

殷文𧈧亦蛇也，象形。故追从𧈧从止與逐字从豕从止，足在豕後爲逐與足在自後爲追，同爲會意字也。遣字殷文後下三十乃以兩手捧蛇遣去之象。歸字从自从𧈧作前四六八𧈧者鞭也。（牧字从牛从𧈧作），鞭蛇使歸也。…  
…𧈧假爲師字，金文作自上部突出變師自之形與義泯矣。<sup>9</sup>

還有袁庭棟氏認爲自的本義是古代刻契之形。氏說：

那麼，「自」的本義是什麼呢？我認爲就是古代的刻契之形。就是《易·系辭》下傳：「上古結繩而治，后世聖人易之以書契」的「契」。古代的契刻就是刻竹木爲齒以記事，《墨子·公孟》：「是數人之齒，而以爲富」。俞樾《諸子平議》解說曰：「齒者，契之齒也。古者刻竹木以記數，其刻處如齒，故謂之齒。《易林》所謂符在契右，相與合齒是也。」俞樾的解釋是很正確的。這種契刻記事的遺物，考古材料中屢有發現，目前所見的材料最早的青海樂都柳灣馬家窖文化墓葬中的遺物，是一套骨片，在一邊或兩邊刻出缺口，共有四十枚之多（見《青海樂都柳灣原始社會墓地反映的主要問題》，載《考古》一九七六年第六期），這種記事方法，在我國中原地區曾長期使用，到春秋戰國時，在經濟領域中曾演變爲起信物作用的券契，又稱契券，在文獻中屢有記載。……从甲文中「自」字的字形看，「自」正是古時單面契刻之形。<sup>10</sup>

以上是就個人所知的有關「師」的本義的各種說法之節錄。歸納之，有：(1)小阜說；(2)屯聚說；(3)臂尻說；(4)截肉說；(5)蛇形說；(6)刻契說等六說。此六說，若從形、音、義三方面全盤考量，當以第(3)說爲最具說服力。

8. 白川靜〈釋師〉，《甲骨金文學論集》。朋友書店，昭和48年12月。頁216-217載：

𧈧は祭肉の形であつて，載の初文であらうと私は考へる。𧈧に従ふ隸形が、みな執るべく、載せるべく、納れるべきものであることは、これを執り、載せ、納れることのある物で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ある。そして𧈧は、大肉羹の形に象つてゐる。説文解字・肉部「載、大羹也，从肉戔聲」とあり。純肉の切片をいふ。詩の魯頌閟宮に「享以騂犧，是饗是宜，……白牡騂剛，犧尊將將，毛炰載羹，籩豆大房，萬舞洋洋」とは、祖祭に載を用ひることを述べたもので、載肉の大きさは、儀禮士虞禮に「載四豆」とあつて、よほど大きな肉であつたらしい。その食を進めるや。殷をもあはせて用ひたので、禮記曲禮上には「左殷右載」の文がある。

9. 見《詁林》，第十四卷上，頁7778-7779。

10. 袁庭棟〈釋「自」并兼論古代的契刻記事〉，《徐中舒先生九十壽辰紀念文集》，頁72-86。巴蜀書社，1990年。

## 二、甲骨文中『自』的意義

自，在甲骨文中，有五個意義：(一)作軍隊講；(二)作地名講；(三)作人名講；(四)作方名、姓氏講；(五)作職官講。茲分述如下：

(一)作軍隊講，即師旅之師。如：

1. 王作三自，右、中、左。

2. 庚辰貞：今夕自亡辰？

3. 庚午貞：今夕自亡歷？

辛未貞：今夕自亡歷？

乙亥貞：今夕自亡歷？

4. 甲……貞：方來入……邑，今夕弗歷王自？<sup>11</sup>

以上所舉 1. 之三自，猶如春秋時代的所謂「三軍」，金祥恆先生說：

卜辭「王作三自，右中左」，猶左傳襄公十一年：「季武子將作三軍」。國語晉語：晉文公大蒐于被廬「作三軍」，三軍者，左軍、中軍、右軍，或上軍、中軍、下軍，如左傳宣公十一年晉楚城濮之戰：「楚子北，師次于鄆，沈尹將中軍，子重將左、子反將右」。國語晉語四：「欒枝將下軍，先軫佐之」，「狐毛將上軍，狐偃佐之」是其例。由此卜辭可見商殷祖庚、祖甲時之軍制，僅具三師，甲骨文無軍字，金文有「白懋父曰殷八師征東夷」（小臣詵殷），「王乃命六師殷八師」（禹鼎），「王命善夫克，舍令于成周適正八自之年」（小克鼎）。丁山云：「這裡的六自（師），當然即詩經所謂「六師」，是宗周的基本兵隊，那八自（師），應是商代遺民被周人編為八個師，正猶滿清帝國以滿州八旗征服蒙古和漢人之後，又編制蒙古八旗，漢軍八旗。金文所稱「殷八師」可能是沿襲商軍的舊制，商代的軍制，蓋本以師為單位」。丁氏之說是也。<sup>12</sup>

2、3 之「今夕自亡辰」、「自亡歷」，辰、歷是震驚、騷動的意思。屈萬里先生說：

白虎通德論（五行篇）及說文（辰部）並云：「辰，震也」。此雖以訓十二丘之丘，然實亦自無蹇之蹇之本誼。甲骨文未見震字，蹇、震同聲（說

11. 島邦男《殷墟卜辭綜類》，頁 440 及 442。台灣大通書局影印，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。（以下簡稱《綜類》）。

12. 金祥恆《從甲骨卜辭研究殷商制度中的三族三行三師》，《金祥恆先生全集》第二冊，頁 475-534。藝文印書館，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。

文足部，「𨇖，从足，辰聲。」）義固相通。震者，驚也，警也，亦騷動也。詩大雅常武：「震驚徐方，如雷如霆，徐方震驚。」謂徐方因周軍至而驚懼也。魯頌閟宮：「保彼東方，魯邦是常，不虧不崩，不震不騰。」箋云：「震、騰皆謂僭諱相侵犯。」詩意謂魯邦安燕而無警也。易未濟九四爻辭：「震，同伐鬼方」言因有鬼方之警，而往伐之也。凡此皆驚懼警動之義。尚書盤庚：「爾謂朕，曷震動萬民以遷。」逸周書作雒篇：「又作師旅，臨衛政（征）殷，殷大震，潰降。」春秋昭公十八年左傳：「鄭之未災也，里析子告子產曰：『將有大祥，民震動，國幾亡。』」凡此皆騷動之義。而騷動之與驚懼警動，義實相因。蓋警懼者率致騷動也。甲骨文自不𨇖，當為警動之義。……然則「今夕自亡𨇖」或「今夕自不𨇖」者，乃卜王及其臣衆（包括軍旅）於今夕是否有警也。<sup>13</sup>

至於 4 之「甲……貞，方來入……邑，今夕弗𨇖王自？」方為國名，所以此句是：「方國來入……城，今晚王師不震驚？」

#### (二)作地名講

甲骨文中，當作地名講的「自」，有三種情形：⊖「自」單獨一個字；⊖自某；⊖某自。

⊖單獨一個「自」字的，如：

5. 王于□从自□𠄎至□？

6. 貞：其雨？在自。四月。

7. 戊辰卜，貞：羽己巳涉自？五月。

8. □□卜，在奠〔貞〕：王田自東往來亡𠄎，茲御隻鹿六、玃七。

9. 癸巳卜，在呂貞：王征蠱往來亡𠄎？于自北。

以上 5 之自，屈萬里先生說：「自為地名，卜辭習見。下文殘文，未詳何字。」<sup>14</sup>，6. 7. 8. 9 之自，張秉權氏均認為是地名。<sup>15</sup>

#### ⊖自某

甲骨文中有不少的「王在自某卜」的卜辭，如：

10. 丙申卜，行貞，王賓伐十人無尤在自迨卜。

11. ……酉卜，王……月在自殿卜。

13. 屈萬里〈自不𨇖解〉，《書僞論學集》，頁 250-254。台灣開明書店，民國五十八年三月。  
14. 屈萬里《殷虛文字甲編考釋》（上），頁 73。《屈萬里全集》（6），台北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。民國 73 年 7 月。  
15. 張秉權《甲骨文與甲骨學》，頁 311。國立編譯館，民國 77 年 9 月。

12. 丁未卜，行貞、王賓歲無尤，在自寮卜。

13. 庚午卜，王在自發卜。

14. ……丑卜，王在自衣卜。

15. 戊子卜，王在自漚卜。

16. 甲戌卜，王在自漚卜。

17. 在自滴卜。

18. 貞無尤，在自丙卜。

19. 貞無尤，在自獲卜。

以上所學的「在自某卜」，是軍隊臨時駐紮的地方，丁山氏說：

在「某卜」與「在自某卜」都是祖甲巡幸在外時的占卜紀事。……自，晚期的卜辭或作𠂔，讀與次同。周易師之六二曰：「師左次，无咎」，與卜辭「貞，亡尤，在𠂔隻卜」語法相似，然則，自，當讀與春秋莊公三年「公次于郎」的次字相同。穀梁傳曰：「次，止也」。左傳曰：「凡師出，一宿爲舍，再宿爲信，過信爲次」。凡卜辭云：「在自某卜」，正是說：「王次于某」，或者是祖甲督師在外時所特有的紀事之風格吧。<sup>16</sup>

#### ③某自

甲骨文中「某自」的卜辭也不少，如：

20. ……午卜，方貞，呼涉𠂔自。

21. 戊子卜，令發往于雀自。

22. ……癸貞，王往于𠂔自。

23. 丙寅卜，有涉三羌其𠂔至自印。

24. ……令𠂔自。

25. ……寅卜，方其至于𠂔自……。

以上所學的「某自」與上面所學的「自某」應有所區別，「自某」是軍隊臨時駐紮的地方，而「某自」應爲軍隊長期駐紮，由於人數衆多，所以引申爲「某自」。魯實先先生說：

都會人口衆多，都會達三萬六千家者皆可稱爲師。尚書大傳云：「古處師八家爲鄰，三鄰爲朋，三朋而爲里，五里爲邑，十邑爲都，十都爲師。州有十師焉。」是以甲文中地名與自相連用者甚多見，乃其都會人口達其定而稱之者也。<sup>17</sup>

16. 丁山《商周史料考證》，頁149。中華書局，1988年3月。

17. 魯實先《周代金文疏證》（克鐘），未刊。

(三)作人名講，如：

26. 乙亥卜自□：，于子□用牛，不□子未？

27. 乙巳卜，自貞：王弗其子𠂔？

自爲貞人卜官之私名，甲骨文中習見，有的學者認爲他是第一期的貞人；有的學者認爲他是屬於第四期；但也有將貞人自分列於第一期與第四期的。<sup>18</sup>

(四)作方名與姓氏講，如：

28. 韋、自、寮比改𠂔𠂔，王其乎𠂔于京自，又用若？

韋、自、寮均是方名，魯先生解釋此卜辭說：

𠂔即說文之笮，迫也。迫，擊敵人，猶漢書王莽傳下云：「迫笮（即壓迫）青、徐盜賊」，比，庀也，具備也。改，更也。意即：韋、自、寮三方準備改變方針攻打良方，王準備命令良往京自，或曰轉移其陣地，又用此卦行事，順利？<sup>19</sup>

魯先生又說：「凡方名必兼姓氏」。<sup>20</sup> 所以此卜辭中的韋、自、寮、良均可作爲姓氏而稱爲韋氏、自氏、寮氏、良氏。

在殷墟婦好墓的銅器中有一件鼎 (M5 1173)，其銘文爲𠂔，曹定云氏釋爲戈自。戈是夏禹之後，殷滅夏之後，湯封禹之後於戈，所以戈自就是戈國的自氏。自是貞人自所在的氏族名號。<sup>21</sup>

(五)作職官講：

29. 癸巳卜，𠂔貞：令自般涉于河東□□于□+王臣？四月。

30. 貞：大自般在𠂔乎自在之奠？

31. 貞：乎見自般？

32. 自般弗右王事？

33. 戊辰卜，𠂔貞：乎自般祭大□？

34. 丙午卜，𠂔貞：「乎自往見𠂔自？」（王固）曰：「佳老佳人壘蓍，若（𠂔）卜，佳其句。」

二旬𠂔八日𠂔壬（子）自夕𠂔。

18. 認爲自是第一期的貞人的，如：陳夢家氏；認爲自是第四期的貞人的，如：董作賓氏；兩者均列的，如：張秉權氏。

19. 同註 17。

20. 同註 17。


21. 曹定云〈殷代族徽「戈」與夏人后裔氏族——从婦好墓器物銘文「戈自」談起〉。《考古與文物》，1989 年第一期，頁 72-78。





己卯卜，殼貞：（旬亡囧）？

王固曰：『佳老佳人奎蔀，若茲卜，佳其句』。<sup>22</sup>

以上所舉 29、30、31、32、33 之『自般』就是師盤，也就是甘盤，武丁的老師。董彥堂氏說：

據分期整理的結果，武丁時代有『師盤』其人，我以為也就是甘盤。偽尚書說命云：『王曰：來，汝說！台小子舊學于甘盤，既乃遯于荒野，入宅于河，自河徂亳，暨厥終罔顯。』……漢書古今人表于商代列有甘盤，在上中欄，注『師古曰，武丁師也』。……卜辭中甘盤正作師盤。稱師，如呂尚稱『師尚父』，以示崇賢臣之意。卜辭師作，盤作般，與盤庚之作般同。<sup>23</sup>

但是，師般何以是甘盤？金先生以為係形似而譌：


自（師）般，偽尚書說命作甘盤，疑甘為自之譌，甘篆文作，師甲金文作，形相似。<sup>24</sup>

至于 34 之『乎自往見出自』就是『命令師老前往會見右師夷』。自為其職官，老是其名；右師為官職，夷是名。整片的解釋，金先生說：

此片武丁牛胛骨卜辭，係師老往見右師夷之事。其大意为：

丙午日占卜，貞人殼問，呼召師老往見右師夷？王（武丁）視兆而曰，「如依此兆，惟師老與右師夷於旅途相遇，則有災害也。」經二旬又六日果然有災害，壬申夜，師老被誅殺。

另一卜辭己卯日占卜，貞人殼問，旬亡禍？王（武丁）視兆而曰：「惟師老與右師夷於旅途相遇，如依此兆，則有災害也。」<sup>25</sup>

以上分析了甲骨文中的自的意義，事實上作為貞人的『自』，亦可當姓氏解，魯先生於『甲申卜，自王令人日明旋于京』（後篇下二〇、一六片）中之『自』解釋說：『自，卜人自氏』。<sup>26</sup> 另外，作為職官的『自』亦可解釋為姓氏，如『自般』，金先生就說：以自為氏。<sup>27</sup> 所以甲骨文中作為人名謂的『自』、

22. 金祥恆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安達略博物館所藏一片牛胛骨刻辭考釋〉，《金祥恆先生全集》第二冊，頁 407-466。

23. 董作賓《甲骨文斷代研究例》，《董作賓先生全集》甲編第二冊，頁 363-464。藝文印書館，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。

24. 同註 12。

25. 同註 22。

26. 同見 17。

27. 同註 12。



作為方名的『自』與作為職官的『自』比較難以區別。

### 三、金文中『自』意義

金文中的『自』與『師』的用法是有區別的，大抵上說，作為軍隊講與作為地名講的，大抵上都寫作『自』，而作為姓氏與職官講的，大抵上都寫作『師』，可以說不太混淆，一看就可分辨出來。

(一)當軍隊講的，如：

1. 小臣謎殷：「殷東夷大反，自懋父以殷八自征東夷……」。
2. 班殷：「……王令吳伯曰：「以乃自左比毛父；王令呂伯曰：「以乃自右比毛父」……」。
3. 禹鼎：「……王乃命西六自殷八自曰：□伐噩侯駸方……」
4. 召卣：「……王呼尹氏册命召曰：「更乃祖考作冢嗣土于成周八自……」。
5. 小克鼎：「……王令善夫克舍令于成周，適正八自之年……」。
6. 虢季子白盤：「……用嗣六自……執嗣六自眾八自執……」。

以上 2 之「以乃自」就是「以你的軍隊」的意思。

1.3.4.5.6. 之「殷八自」、「西六自」、「成周八自」等之六自、八自就是六個師的兵團、八個師的兵團的意思。

(二)當地名講的，如：

7. 旅鼎：「……公在盩自……」。
8. 小臣單解：「……在成自……」。
9. 作册卣：「康侯在休自……」。
10. 廩卣：「……師離父成在古自……」。
11. 取卣：「……戎于蛄自之年……」。
12. 利簋：「……在囂自……」。
13. 戎鼎：「……在壘自……」。
14. 匱尊：「……在炎自……」。
15. 小臣謎殷：「……遣自鬲自，……在牧自……」。

金文中當地名講的『自』，其上必有一個地名，如上舉之『盩自』、『成自』、『休自』、『古自』、『蛄自』、『囂自』、『壘自』、『炎自』均是。這與甲骨文中單獨一個字為地名的『自』不同，而且金文中也沒有如甲骨文中『在自某卜』的『自某』作為地名的例子。

## (三)當姓氏與職官講

金文中當姓氏與職官講的「師」，例子很多，如：師趁、師旂、師遽、師虎、師戲、師癘、師絳、師彖、師晨、師俗、師望、師寰……。凡此「師某」的「師」很少寫作「自」的。

## 四、商周時代的師職

## (一)商代的師職

由上面所敘述的甲骨文中的自的意義中，我們知道自可稱為「自氏」，其職官就是自職。自職，如作為貞人的自，其職掌就是貞卜。但是除貞卜以外，有無其他？據曹定云氏之分析「戈自」來說，這位戈國的自氏就是武丁時代的貞人自氏，其職掌除貞卜之外，還參與軍政大事。<sup>28</sup>

自般是武丁的老師。自般，尚書君奭篇作甘盤，是武丁的輔佐大臣。君奭篇載：

公曰：「君奭！我聞在昔，成湯既受命，時則有若伊尹，格于皇天。在太甲，時則有若保衡。在大戊，時則有若伊陟、臣扈，格于上帝；巫咸，乂王家。在祖乙，時則有若巫賢。在武丁，時則有若甘盤。率惟茲有陳，保乂有殷；故殷禮陟配天，多歷年所。……」<sup>29</sup>

史記燕召公世家作甘般，云：

周公乃稱「湯時有伊尹，假于皇天；在大戊時，則有若伊陟、臣扈，假于上帝，巫咸治王家；在祖乙時，則有若巫賢；在武丁時，則有若甘般；率維茲有陳，保乂有殷。」於是召公說。

集解引孔安國曰：「高宗即位，甘般佐之。後有傳說。」又，今本竹書記載「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。……武丁命卿士甘盤。」所以金先生說：「凡亙古，知天文，閑地理，明軍事者，如呂尚為文王師也。」<sup>30</sup>

因此，自氏不僅只有軍隊的長官才稱為「自氏」，其他方面也可叫做「自氏」。例如，尚書微子：「微子若曰：「父師、少師，殷其弗或亂正四方。」屈先生尚書釋義說：「父師，史記作太師。鄭玄云（見皇侃論語疏）：「父師者，三公也，時箕子為之。少師者，大師之佐，孤卿也；時比干為之。」是鄭氏亦以父

28. 同註 21。

29. 屈萬里《尚書釋義》，頁 111，華岡出版部，民國四十五年八月初版，五十七年十月五版。（以下簡稱《書義》）。

30. 同註 12。

師爲太師。」<sup>31</sup>可見這裡的父師其職掌與自般相當。另外，史記殷本紀記載：「殷之太師、少師，乃持其祭、樂、器奔周」，史記周本紀說：「太師疵、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。」此處的太師、少師是樂官。史記殷本紀亦載：「帝紂……於是使師涓作新淫樂、北里之舞、靡靡之樂。」這裡的師涓是樂官、舞官。又，史記樂書云：「師曠曰：『師延所作也。與紂爲靡靡之樂，武王伐紂，師延東走，自投濮水之中，……』」。

由此可知，「自」有「亙古今、知天文、閑地理、明軍事」之「自」；有「占卜之自」；有「樂舞之自」；有「師旅之自」。

### (二)西周時代之師職

西周時代無論甲骨文或金文，凡是師職大都作「師」而沒有寫作「自」，作「自」的，大抵上是當軍隊或地名講。而且金文有太師、師氏、師某之稱，商代甲骨文則無「太白」、「自氏」連稱的。這是商周不同之處。

西周金文中有「太師」之稱的，如：

1. 太師虢：「……王乎師晨，召太師虢入門立中廷，王乎宰咎易大師虢虎裘、……」。

2. 師望鼎：「太師小子師望曰：不顯考寃公……望肇帥井皇考，虔夙夜，出內王命，……」。

3. 伯克壺：「……白大師易白克僕卅夫……」。

4. 伯大師盃：「白大師乍旅盃，其萬年永寶用」。

5. 師執鼎：「……王曰：師執，……執拜頓首，休白太師肩嗣臣皇辟……白太師不自作小子……執敢釐王，卑天子萬年，<sup>32</sup>白太師武臣保天子，……」。

6. 柞鐘：「……中大師右柞，易柞戴朱黃纁，嗣五邑甸人事，柞拜手對揚中大師休……」。

以上所列舉之金文，都是共王以後的，而且很難從銘文的內容看出他們的職掌，只有師執鼎的「白太師武臣保天子」，似乎是軍職。不過，白川氏認爲這是師執自己說自己爲白太師之武臣來保天子的，並不是白太師是武臣而保天子。<sup>32</sup>

從文獻上看，太師原是周王的老師，是輔弼大臣，戰爭時是軍隊的統帥。史記齊太公世家載：

31. 《書義》，頁55。

32. 白川靜《金文通釋》卷六，頁237-255，師執鼎。白鶴美術館，昭和五十五年三月。（以下簡稱《通釋》）。

呂尚蓋嘗窮困，年老矣，以漁釣奸周西伯。西伯將出獵，卜之，曰：「所獲非龍非影，非虎非羆；所獲霸王之輔」。於是周西伯獵，果遇太公於渭之陽，與語大說，曰：「自先君太公曰『當有聖人適周，周以興』。子真是耶？吾太公望子久矣。」故號之曰「太公望」，載與俱歸，立為師。

由此可知，呂尚是文王的老師，是『霸王之輔』。詩大雅大明載：「牧野洋洋，檀車煌煌，駟騶彭彭，維師尚父，時維鷹揚，涼彼武王，肆伐大商，會朝清明。」這裡的『師尚父』是周武王尊稱呂尚為師，而以父稱之。<sup>33</sup>『涼彼武王』之涼，是諒、亮、相的意思，相是佐的意思。所以，呂尚是輔佐武王在牧野一戰打敗紂王的功臣。又，史記齊太公世家也記載：

文王崩，武王即位。九年，欲修文王業，東伐以觀諸侯集否。師行，師尚父左杖黃鉞，右把白旄以誓，曰：「蒼兕蒼兕，總爾衆庶，與爾舟楫，後至者斬！」遂至盟津。

由此可知，呂尚於戰爭時為軍隊的統率。再如，史記周本紀說：「召公為保，周公為師，東伐淮夷，殘奄，遷其軍薄姑」，周公原為成王時的輔弼大臣，此時亦為太師，東伐淮夷。這與詩經小雅節南山說：「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」，「尹氏大師，維周之氏，秉國之鈞，四方是維」意思相同。

所以太師之職，平時是輔佐大臣，戰時是軍隊的統帥。

關於金文中的師職，張亞初、劉雨二氏所撰之「西周金文官制研究」一書中，列有七項職掌，即：

1. 為軍事長官，率領軍隊，參加戰爭，如師鯨尊中之師鯨；師旂鼎之師旂；師旂殷（乙）之師旂；師卣之師雍父；元年師兌殷之師蘇父、師兌；師寰殷之師寰等等。

2. 為周王的禁衛部隊長官。如師酉殷之師酉；師匚殷之師匚；師克盃之師克。

3. 為王出入王命，巡視地方，在錫命禮中作僕右。如：小臣傳卣之師田父；師望鼎之師望；師雍父；克鼎之師華父；太師盧殷之師晨；師虎尊之師虎；師壺之師壽等等。

4. 為王之司寇及司士。如：永孟之師俗父；師晨鼎之師晨；師頤殷之師頤。

5. 為王管理王室事務。如：師殷殷之師殷；師望殷之師望。

6. 為王管理旗幟。如：師虎殷之師虎。

33. 《詩經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（2），頁544。藝文印書館。

7. 爲王任教育之事。如師癸設之師癸。

張、劉二氏並把這些師所掌管的七件事，歸納爲三大方面，即：

(1) 1. 2. 6. 的師，是軍事長官；

(2) 3. 4. 5. 的師，是行政長官；

(3) 7. 的師，是教育方面的長官。<sup>34</sup>

以上的「師某」之師，一般都稱爲「師氏」。<sup>35</sup> 事實上西周金文中，另有「師氏」之詞，個人認爲，「師某」的「師氏」與金文中原本所稱的「師氏」，其職掌應有所區別才是。金文中稱「師氏」的銅器銘文如下：

1. 令鼎：

王大藉農于淇田，錫，王射，有嗣眾師氏小子卿射，王歸自淇田，……

2. 彖或卣：

王令或曰：獻淮夷敢伐內國，女其以成周師氏，戍于薛自，……

3. 師遽設：

隹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，王在周，客新宮，王征正師氏，王乎師朕易師遽貝十朋，……

4. 師癸設：

隹二月初吉戊寅，王在周嗣馬宮，各太室，即位，嗣馬井伯□右師癸入門，立中廷，王乎內史吳册令師癸曰：先生既令女，今余唯聽先王令，（令）女官嗣邑人師氏、易女金勒，……

5. 散氏盤

……矢人有嗣，眉田鮮、且、散、武父、西宮襄、豆人虞丂、彖貞、師氏右眚、小門人繇，原人虞莽，淮，嗣工虎孝，開豐父、唯人有嗣荆、丂、凡十又五夫、正眉矢舍散田，……

6. 師族設(→)

隹王元年四月既生霸，王在滅卣，甲寅，王各廟，即位，遲公入右師族即立中廷，王乎作册尹克，册命師族曰：備于大左，官嗣豐還、左右師氏，易女赤帀……

7. 毛公鼎

王曰：父庠，已、曰、彼茲卿事寮大史寮，于父即尹，命女執嗣公族事參

34. 張亞初、劉雨《西周金文官制研究》，頁4-6，中華書局，1986年5月。

35. 同註34。

有嗣，小子師氏虎臣掌朕斃事，以乃族干吾王身，取遺州寄。……

#### 8. 壘盪：

又進退，掌邦人正人師氏人，又畢又故，迺口棚即女，迺繇宕，卑復虐逐厥君厥師，迺乍余一人咎……

#### 9. 永孟

……公迺命奠嗣徒函父、周人嗣工眉、豉史、師氏邑人奎父、畢人師同、付永厥田，……

#### 10. 戎戡(一)

佳六月初吉乙酉，在壘自，戎伐羣，戎率有嗣、師氏奔追，御戎于敵林，搏戎馘，……

以上所列舉的金文中的「師氏」，大抵上都是武職。1. 之「有嗣眾師氏小子卿射」，唐蘭氏解釋為：「職官們和教師們，貴族子弟的學生們一起射箭」<sup>36</sup> 意義模糊。白川氏認為：「有嗣與師氏小子，身分、職掌是不同的系統的，有嗣是王朝的行政諸官，師氏小子是出自東方系的諸官。師氏是以所謂的成周八自、殷八自的東方系統諸族所構成的軍團的師長；小子是出自東方貴游的身份稱號的官。」<sup>37</sup> 令鼎的師氏小子看不出他們是否是東方系統的諸族，但他們是武官，則是毫無疑問的，如果是文職的話，周王決不叫他們射箭的。3. 之「王征正師氏」，郭氏說：「「延正師氏」，延即誕、語詞。正，當考成之意。師氏乃職司師戎之武人，周禮以為師保之師，諱也。」<sup>38</sup> 陳夢家氏說：「延正是動詞，爾雅釋詁曰：「延，陳也」，延正師氏疑是校閱師氏之事。」<sup>39</sup> 白川氏認為，征應是徂的省文，應訓為出，把師氏會於宗周的康宮新宮，王親臨而舉行適正的事。氏說：

征依用例，有侍、往之意，又令彝、班殷有徂字，訓出，器銘上文有「客新宮」，因為不要「之往」之字，所以於此應作徂之省文，訓作出。會師氏於宗周之康宮新宮，是王自己親臨實行適正的事情」。

又說：

金文所見的師氏，是說成周八自、殷八自的師長。這些師是以庶殷而編成

36. 唐蘭《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》，頁231。中華書局，1986年12月。（以下簡稱《史徵》）。

37. 《通釋》卷一下，頁816，云：「有嗣與師氏小子とは、身分、職掌の系統を異にするもので、有嗣は王朝の行政諸官、師氏小子は東方系出自の諸官である。師氏は成周八師、殷八師とよばれる東方系諸族を以て構成される軍團の師長、小子は東方貴游出自の身分稱號から出た官である。」

38. 郭沫若《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》，頁83-84。

39. 陳夢家《西周銅器斷代（六）》，《考古學報》第十四冊，頁103。1956年。

的，以其族長任爲師長的。由於是外人的部隊，所以常常舉行適正，亦即查察的事。普通是由周派遣適正的使者到其地。此時是將師氏會於周都，王自己實行親閱。<sup>40</sup>

所以師適殷的師氏也是武職。第4之「官嗣色人師氏」，唐蘭氏以爲「官嗣邑人、師氏」<sup>41</sup>而白川氏認爲：「官嗣邑人的師氏」<sup>42</sup>但均無解釋，這與第6之「官嗣豐還、左右師氏」應是指特定地方的師氏。「官嗣豐還、左右師氏」郭氏說：「「官嗣」即管治或管理。「豐」即豐京，古稱文王都豐，武王都鎬。地在今陝西戶縣東。「還」讀爲苑，《免簋》「嗣奠還歡眾吳眾牧」，「還」字用法與此全同」<sup>43</sup>陳夢家認爲：「此器（免簋）「還林」即園林或苑林」<sup>44</sup>白川氏認爲：「還，是奠、豐等周室的重要地區，也就是特別的行政區。」又說：「師氏是像「邑人師氏」那樣，是由地區所編成的部隊的指揮者。」<sup>45</sup>。所以第4、6的師氏是地方軍隊的長官。第5之「師氏右眚」也是豆地的師氏，右眚是名。第9之「豉史、師氏」，白川氏認爲是「豉史師氏」，豉史是官名，師氏是其氏號。<sup>46</sup>而陳邦懷氏認爲是「亞旅、師氏」<sup>47</sup>，伊藤道治氏認爲：「豉史是官名，但亞與史是二職還是一職並不清楚。師氏在金文、尚書裡都有，在周禮裡是屬於司徒，

40. 《通釋》卷二，頁306-307。載：「征は用例によると、侍、往などの義がある。また令彝、班殷には徂の字があり、出と訓する。器銘は上文に「客新宮」とあつて之往の字は不要であるから、ここは徂の省文にして出と訓するべきであろう。師氏を宗周の康宮新宮に會し、王自ら臨んで適正のを行なうのである。……金文にみえる師とは、成周八師、殷八師などの師長をいう。これらの師は庶殷を以て編成し、族長を師長に任じたので師氏いう。そういう外人部隊であるから、しばしば適正、すなわち查察のことが行われた。普通には周から適正のため使者がその地に派遣される例であるが、このとき師氏を周都に會し、王自ら親閱を行なつたのである。

41. 《史微》，頁414-415。

42. 《通釋》卷二，頁512。云：「邑人師氏を何釋に邑人、師氏と二職に分讀するも、師西殷に「嗣乃且嫡官邑人虎臣」とあるように、邑人師氏で一の官名である。盥盥に邦人、正人、師氏人とあり、邑人を官嗣する師氏職というものがあつたのである。」

43. 郭沫若《長安縣張家坡銅器銘文匯釋》，頁2-4。考古學專刊乙種第十五號，文物出版社1965年3月。

44. 〈西周銅器斷代（六）〉，《考古學報》第十四冊，頁111。1956年。

45. 《通釋》卷三上，頁234云：「還是奠、豐など、周室の重要な地區、いわば特別的行政區である。」頁233云：「師氏は「邑人師氏」のように地區によつて編成された部隊の指揮者をいうことがあり、……」。

46. 《通釋》卷六，頁195云：「豉史師氏もこれを並稱するもので豉史が官名、師氏を氏號とするものであろう。」

47. 陳邦懷《永孟考略》，《文物》1972年11期，頁57-59。



但在西周時代其實情並不明白。本來是與軍事有關的官，到西周中期以降，可以推測出，軍事與地方行政有其接觸之處。」<sup>48</sup> 第2.7.8.10的師氏，一看就可以知道是武官。

由上面所列舉的銘文，我們也可以知道，其地位不會比「師某」高。例如：第4.之師賁，第6.之師族，很清楚的，他們地位均比師氏高。但是，我們從銘文看不出師氏到底是什麼身份。這一點，只有借助於文獻上的資料了。尚書牧誓說：

王曰：「嗟！我友邦冢君，御事、司徒、司馬、司空、亞旅、師氏、千夫長、百夫長及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盧、彭、濮人、稱爾戈、比爾干、立爾矛，予其誓。<sup>49</sup>

可見師氏是亞旅之下，千夫長之上的武官。但是，一個師氏統率幾個千夫長呢？牧誓並沒有說明。如果把史記周本紀合併來看，便可以推測出來。史記周本紀說：

於是武王偏告諸侯曰：「殷有重罪，不可以不畢伐」乃遵文王，遂率戎車三百乘、虎賁三千人，甲士四萬五千人，以東伐紂。

甲士四萬五千人，若以一百人為一個單位，就是有四百五十個百夫；若以一千人為一個單位，就有四十五個千夫；若每一個師氏統率五個千戶的話，就有九個師氏；若每一亞旅統率三個師氏的話，就有三個亞旅。由牧誓篇來看，其最高的統率是司馬。不過，牧誓篇與史記都是追述的，是否就是周武王時代的情況，很難遽加論斷。

但是，成王時代的小臣誥說：「獻東夷大反，白懋父以殷八自征東夷」，殷八自就是武王滅商以後，所編成的軍隊，八自就是八個兵團，每一自，必有個師氏統率，所以有八個師氏。除此之外，尚書顧命說：

太保暨芮伯，咸進，相揖，皆再拜稽首。曰：「敢敬告天子，皇天改大邦殷之命，惟周文武，誕受羣若，克恤西土。惟新陟王，畢協賞罰、戡定厥功，用敷遺後人休。今王敬之哉！張皇六師，無壞我高祖寡命。<sup>50</sup>

48. 伊藤道治〈永孟銘考〉，《神戶大學文學部紀要》2，1973年1月。頁66-67，云：「攷史は官名であるが、攷と史との二職か、攷史で一職かも明らかではない。師氏は、金文にも「尚書」などにもあらわれ、「周禮」では司徒に屬するものとなつてゐるが、西周時代におけるその實態は明らかでない。本來は軍事に關係する官であり、西周中期以降では、軍事と地方行政との接觸點にあつ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推測される。」

49. 《書義》，頁58。

50. 《書義》，頁132。

這是成王去逝，康王即位時，太保與芮伯對康王說的話。所謂「張皇六師，無壞我高祖寡命」也就是說，張大六師，不要使我們的高祖文王的顯命敗壞了。六師，就是六個兵團，因此也必有六個師氏。

另外，還有所謂「成周八自」，召卣說：「……王乎尹氏冊命召曰：更乃祖考作冢嗣土于成周八自……」，成周八自就是成王營建洛邑以後，所編成的八個兵團，所以上舉的 2. 彖或卣所說的「女以成周師氏」就是成周八個師裡面的一個師氏。

但是，幽王時代，「有橘維師氏」其地位很高，職權是很重的。小雅十月之交說：「皇父卿士，番維司徒，家伯維宰，仲允膳夫，聚子內史，蹇爲趣馬，橘爲師氏，豔妻煽方處。」可見這七個人與豔妻褒姒同黨左右朝政。此處的「橘維師氏」應稱爲「師橘」。

至於師氏與地方行政有關係，那是因爲恭王時代以後沒有足夠的財力來作對外的發展，所以在八自中設有冢司土的官，或六自中設有虞牧，以管理與土地有關的事務的緣故。<sup>51</sup>

## 五、結 語

自、師原本是一個字，只是寫法不同而已，自的本義象臀尻之形，可表人之坐臥止息之處，所以行旅、軍隊之止息之地，都可稱爲自，因而師，有衆意。

商代甲骨文中的自，有：人名、地名、姓氏、軍隊、職官等意義。商代甲骨文中沒有見到太師、師氏等詞句。但甲骨文有「自般」，據董作賓氏的考證，自般就是文獻上的「甘盤」，是武丁的老師，是一個通古今、知天文、閑地理、明軍事的人物，所以他就是如西周時代的呂尚一樣，文王就是以呂尚爲師，也就是一般所稱的太師。至於，人名的自、地名的自也可以稱爲自氏。所以甲骨文中自氏的來源很複雜。

西周時代的金文中，自、師出現的次數很多，經常可以看到。但是在用法上，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出來，作爲軍隊或地名講的，大抵上都作「自」字，而作爲姓氏與職官的，大抵上都作「師」。

西周的金文中，已有太師、師氏的詞字。從文獻上看，太師是周王的老師，輔弼大臣，戰爭時是所有軍隊的統率。而師氏只是每個師的長官，其地位在千夫長之上，在亞旅之下。比「師某」的所謂「師氏」還低。「師某」的「師氏」可

51. 拙著〈西周兵制的探討〉，《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報》第六期，民國 68 年 12 月。

以管理兵團的長官「師氏」。所以「師某」的「師氏」與「兵團的長官師氏」是有區別的。

至於兵團的長官師氏，也管理與土地有關的行政事務，那是由於恭王以後，兵團的士兵也參加生產的工作，所以軍隊中設有冢嗣土的官或虞牧的官來管理與土地有關的事務，因而師氏也就與土地有關。